

三国重臣张昭之墓被找到

两枚金印锁定身份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三国时期，东吴朝廷的“首席文臣”张昭墓找到了，在南京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记者3日了解到，张昭墓目前已经考古发掘完毕，有望进行原址保护。

两枚金印锁定“张昭墓”

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在解放前是大校场机场的油库所在地。如今，附近还留有碉堡和解放前机场的停机库。

过去，这里的旧地名为娄湖。为何取名娄湖？有学者认为，应该源于“娄侯”张昭葬在这里的缘故。

因为基建需要，考古先行。2022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勘探中发现了576座墓葬及6处灰坑。其中，M171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坑、砖室、排水沟等组成。考古学者们发现，古墓早

年被盗，出土遗物不多。

锁定墓主身份的是两枚金印。据了解，古墓中出土了金印、金钗、铜弩机等遗物。两枚金印上的铭文分别为：“辅吴将军章”“娄侯之印”。

金印上的铭文完全和《三国志·吴·张昭传》吻合。史料记载：“权立，拜辅吴将军，封娄侯，敬礼弥重。”也就是孙权当上东吴大帝后，拜张昭为“辅吴将军”，封为“娄侯”。

内事不决，可问张昭

张昭，何许人也？《三国志》中记载，张昭，字子布，三国吴彭城（现徐州）人，少好学，善隶书，通《左氏春秋》。汉末大乱，张昭渡江投奔了孙策，被任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辅佐孙策平定江东。孙策临终前将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希望他能全力辅佐。孙权每次出征，张昭都会镇守后方。

张昭性格刚直，对孙权直言劝诫，

孙权对他又敬又畏。孙权即位后，准备设立丞相，大臣们推荐张昭，但孙权内心对张昭有所不满，先后用孙邵、顾雍二人为相，而封张昭为“娄侯”。嘉禾五年（236年），张昭辞世，享年81岁，谥号“文”。

《三国演义》中也有张昭。第二十九回写道，孙策临终前嘱咐弟弟孙权“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也就是“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典故。赤壁大战前，曹操南侵，东吴朝廷中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张昭被描写成主降派的首领，在“舌战群儒”一场戏中，被诸葛亮狠狠教训了一番。

有望原址保护

在南京，除了吴大帝孙权葬在梅花山，还曾发现了传奇将军丁奉的家族墓。这次张昭墓的发现，并非偶然。

六朝初期的南京被称为“建业”，是东吴王朝的首都。三国时期，东吴

政权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皇室成员、重要军政人物死后大都葬于南京以及周边区域。据各地的方志记载，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等人葬于南京、庐江、镇江等地，有的至今还有墓冢。

不过，和丁奉家族墓相比，张昭墓规模似乎有点小。考古学者们认为，这和张昭遗令有关。张昭辞世前，曾告诫家人要“简葬”。

记者了解到，在张昭墓附近，考古学者们还发现其他7座同时期的砖室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这些墓葬以张昭墓为中心，自西向东分布，并设有复杂的排水系统，共同构成了张昭家族墓地。

鉴于这些墓葬的重要性，接下来将对张昭家族墓及其附属排水系统进行原址保护，以确保墓地的完整性和历史价值。未来，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建成的时候，不仅能看到解放前的飞机场油库，还有三国重臣张昭墓。

据新民晚报

寻宝“长江口二号”

这艘古沉船上藏了多少长江的秘密？

百余年前，一艘船沉入长江。它同时沉进了一段漫长岁月里，带着数量巨大的历史遗存。

直到9年前，一支考古队伍发现了它。整个业界为之兴奋。

代号“长江口二号”，这艘古船上，究竟承载着多少长江的秘密？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实验室考古工作站。是的，“长江口二号”有属于自己的考古工作站，且配置和功能都属国内顶尖。

这足以看出考古界对它的重视。

自“长江口二号”进入人们视线以来，专家们已对它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水下考古调查，基本情况初步探明——这是一艘清代同治时期（公元1862—1875年）的木质帆船。随着探究的深入，“长江口二号”的分量逐渐明晰：它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预计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

2022年11月21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上海市文物局联合多方力量采用“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将古船整体打捞出，并迁移至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存放。“长江口二号”项目由此转入考古和现场文物保护阶段。今年9月，古船考古试掘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计划延续至2025年1月。

对于探究这艘古船的奥秘，考古人员早就跃跃欲试。“我们对它充满好奇。”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黄翔说。

他带我们来到了长江口二号试掘现场。此刻的古船，正被保护在一个看



“长江口二号”古沉船试掘现场。

杨朝波 摄

似玻璃罩的可开合式保护舱内。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沉船表层堆积物的清理工作。

“你们看到的这个保护舱，可不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黑科技’。”黄翔向我们介绍说，它集成设置了环境及文物本体监测、通风及温度控制、水处理及水温控制、环境及土壤湿度控制等设施，除了保护，还能对古船进行实时、全面的监测。”

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这艘古船，确切地说，只是它的一个小小部分。初次相见，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堆积物也有研究价值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堆积物，是古船沉没以后在其上堆积的淤泥。“接下来，考古专家团队将利用沉积学、动植物考古

学、分子考古学等手段，回溯‘长江口二号’古船过去的航线、沉没环境、生存条件等，也将解答它‘重见天日’的原因。因此，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堆积物，也因藏着大量专家需要的信息，而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原来如此。“长江口二号”古船项目未来将要面对的巨大研究工程，此刻我们也能窥得一二了。

“我们的发掘从‘长江口二号’的尾部开始。这里布设了4个探方，面积约为124平方米。遵循从上至下、由晚至早的原则开展挖掘工作，目标是完成向下3米左右的作业深度。”黄翔将我们的思绪拉回现场，他告诉我们，由于发掘部位处于船尾，这一轮发掘可以帮助考古人员进一步了解古船结构，以及船舱内堆积的情况，为后续大规模发掘提供必要依据。

分毫必“究”的需求，决定了“长江口二号”专属研究工作站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性和先进性。这也是“长江口二号”需要拥有专属考古工作站的原因。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总面积360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今年8月刚刚竣工，它集成了可控环境下考古发掘、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及分析等多项功能，是目前中国最先进、体量最大的智能化考古专用工作站。”黄翔决定带着我们仔细瞧瞧。

坐电梯直达地下二层，我们来到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文物保护实验室。

它的作用有多大？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助理馆员高宇告诉我们，一个样本从被挖掘到进行保护处理，最快可在五分钟内实现。“这个送达过程时间越短，便越能降低病害隐患的发生。”

“例如这个铁钉，就是我们刚从船上采集到的一个样品。被发现时，它的上面有锈蚀、海洋生物附着，需要先进行清理，还原其本身的样貌。”高宇说，前后不过五分钟，这枚铁钉便来到实验室，通过激光清洗设备进行了及时清洗处理。保护效果，足可体现。

“我们实验室还配备了微纳米气泡、蒸汽、超声波等清洗机，可在不同情况下处理出水瓷器、铁器、纺织品、木质文物等样件。”

高宇还特别向我们提到，这个实验室里用到的考古系统，是我国首个通过自主知识产权定制研发的超大型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系统，填补了我国超大型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领域的空白。

如此多的创新探索，使得“长江口二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即使是放在行业中来看，也意义深远。有专家指出，“长江口二号”项目的实践，对于我国考古、现场文物保护、船体支撑加固、测绘等工作都是一种方法和流程上的验证，它能为下一步我们全面开展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每个考古人都在努力。我们期待能尽快为大家揭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神秘面纱。”黄翔说，这话是自我鼓劲，也是考古人员信心的一种表达。

据潮新闻